

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,我们来关注杭城一个特殊的群体——老漂族

一个“老漂”妈妈的一天

大的刚上小学,小的没满周岁,他们两夫妻工作都忙,就算请个阿姨,总不放心。

本报记者 詹丽华 黄小星

“我妈妈说我女儿特别像我小时候,她帮我带孩子,像看着我又长大了一遍。”曾经看过这样一条网友留言,让人心里温暖又酸酸的。

这个周日是母亲节,一个因爱而生的日子。这一次,我们把目光聚焦“老漂”妈妈——把儿女辛苦抚养长大之后,年迈的她们又背井离乡,帮儿女照顾他们的儿女。

此前,国家卫计委的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,在全国2.47亿流动人口中,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,占了7.2%。照顾晚辈、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,其中,照顾晚辈比例高达43%。

我们对话了几位“老漂”妈妈,她们的苦乐,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:生活被孙辈彻底套牢,但付出得越多,反而越被儿女嫌弃;而当孙辈甜甜地叫上一声“奶奶”“外婆”,她们又喜笑颜开,烦恼烟消云散。

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“老漂”妈妈,请感恩她们的付出,并包容她们的不完美。

这个周日,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对妈妈说一声,“我爱你,辛苦了!”

早上7点10分,目送着外孙女点点走进学校,黄阿姨转身往女儿家走去,这一路要走上三四十分钟。

“权当锻炼身体了。”清晨的凉风吹动有些花白的发丝,掠过她已经不再年轻的脸庞,她顺手一捋,笑着说外孙女没出生的时候,她有空就去跳广场舞,后来就没时间了,“那时候想,等点点上小学我就空了,结果就有了豆豆(外孙)。”

去年二宝出生,刚刚准备轻松一下的黄阿姨再次被“套牢”,每天的行程几乎要精确到分钟,耽搁不得。早上6点不到,起床、打扫卫生、准备早餐;6点50分,叫外孙女起床,催着她洗漱、吃饭;7点10分,送去学校。

“点点马上要参加市里的健身操比赛,每天得提早30分钟到学校集训,我也得早些起来。”为了让孩子早上多睡几分钟,女儿在学校对面买了一套小户型,给黄阿姨夫妻俩住。这样一来,就又多了一套房子的卫生要打扫,女儿说请钟点工,她哪里舍得。

早上7点50分,到女儿家,天气正好,楼下的小区花园里满是抱着孩子散步的邻居,黄阿姨跟熟悉的朋友打过招呼,匆匆上楼。“这会儿豆豆奶奶带着他在小区里遛弯,我正好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。”

“洗衣机洗不干净,我还是喜欢手洗,夏天衣服薄,洗洗也很快的。”再快,也要洗上一个多小时。“习惯了,也不累。”她说。因为下午要去做白内障手术,所以要洗的衣服昨晚提前洗好了,她总算能坐下来歇一会儿。“要说累啊,心累。”黄阿姨看了一眼请假回来准备陪她去做手术的女儿,“喏,我们做这么多,他们还要嫌弃。”

“也不是嫌弃,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,每次都是为一点点小事吵。”黄阿姨的女儿说,上次跟妈妈“闹翻”就是为了一盘隔夜菜,女儿要倒掉,妈妈舍不得,吵起来,气得黄阿姨打包行李回了湖州老家,说再也不回来。

如果不来杭州,黄阿姨和老伴的日子会过得很舒服,跟老同学、老战友聚聚,爬爬山、打打牌。“我还算好,在杭州还有老同学、亲戚,她爸真是除了家里人一个熟人都没有,每天买菜烧饭接外孙女放学,都成家庭煮夫了。”

嘴上说再也不来了,两个星期后,黄阿姨还是回来了。“生气还是生气的,但我们家点点太贴心了。”一谈起外孙女,黄阿姨语气就变软了。虽然跟女儿吵翻了,但女婿隔三差五带着外孙女去探望老两口,每次去点点都要悄悄拿两个水果去给外公外婆吃,“有次还拿了她自己的两百块零花钱给我,说给外婆用。”

母女没有隔夜仇。“人不来,心里还是想着他们的,大的刚上小学,小的没满周岁,他们两夫妻工作都忙,就算请个阿姨,总不放心。”黄阿姨说,家里每个人都不能少,一个人有事,这条环环相扣的“工作链”就没法正常运作。

一般来说,上午是最忙的,下午能稍微休息下,到了晚上又是一波忙碌。

正说着,门外传来孩子咿咿呀呀的声音,在楼下遛弯的豆豆回来,黄阿姨人还没站起来,脸上已经笑开了:“我们豆豆来了,玩得开不开心啊!”早上10点多,豆豆睡了,差不多12点左右会醒。她匆匆换了鞋,带好材料,准备去医院。白内障手术虽然当天就能回家,但第二天还要复诊,家里一堆事都缺不了人,就像黄阿姨自己说的,连生病都不敢生,“这回要不是他奶奶在,我都没时间去动手术。”

黄阿姨在换鞋,她女儿悄悄叮嘱我:“钱江晚报上能替我说一句话吗?谢谢妈妈,爸爸妈妈都辛苦了!”



杭州某小区的“老漂族”在带娃。

本报记者
吴朝香 摄

我的两个老漂妈妈: 一个辛苦而孤独 一个焦虑而操劳 ●讲述人:杨桃,85后

“来,宝宝,给姥姥抱抱!”视频那端,远在千里之外的妈妈,向我刚满一岁的女儿梦梦伸出手。

“宝贝,摸摸姥爷的鼻子吧!”我爸赶紧凑上来,贴到摄像头前。而梦梦眨巴着眼睛,疑惑地盯着手机屏幕,突然扑到我婆婆的怀里大哭起来。婆婆赶紧搂住梦梦,一边安慰我爸妈:“没事,她只是看你们有点眼生了。”爸妈红了眼圈,视频通话被迅速切断。

我和老公都是新杭州人,彼此的老家都在千里之外的中西部城市。为了照顾梦梦,我的婆婆和妈妈,轮流来杭州当“老漂”。

都说婆媳关系是天底下最难处的关系,在带孩子上,我也面临一地鸡毛。

从让娃自主入睡还是走着晃着睡,到用不用枕头和学步车,坚持“科学育儿”的我,因为和老一辈育儿观念不合,屡屡争吵。有次,因为赌气,婆婆抱着梦梦对她说“你妈妈不要你了”,这句话引起一场大吵。婆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半天,而我趴在梦梦的小床前,默默流泪。

其实,我知道婆婆辛苦。公公去世,婆婆把全部的爱倾注给我们小家庭。她勤俭、爱干净,从早到晚闲不住,洗衣、做饭、打扫……连我摆放的装饰松果,她都要洗净晒干。每天早上,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,婆婆五点多就起床了。我们上班后,有时梦梦闹腾起来,婆婆连饭都吃不上,只能热个馒头。梦梦生病时,她就抱着梦梦,靠在床头一整夜。每晚,睡次卧的她生怕吵到梦梦睡觉,连厕所都不敢上。

我也时常能感觉到她的孤独,有几次很晚了路过她房间,还能听见手机消息咣咣响起。来杭州后,她加入老家人在杭州的QQ群,她高兴地告诉我:“有个老乡,就住在我们隔壁小区!”她最大的乐趣,是每天下午遛娃时,能和小区其他带娃的老人聊上几句。

我妈妈时常担心我和婆婆起争执。她也想常住杭州,但无奈我爸身体不好。在杭州的日子里,妈妈两头操心。如果哪天打电话给我爸没接通,她就紧张得额头冒汗。原本身体健康的她,被诊断为高血压,心理测试也显示,她有轻到中度的焦虑症。

也只有回到老家,两位老漂妈妈,能回归她们原本的生活:婆婆爱社交,常常和一帮朋友去户外爬山徒步;我妈则可以去菜市场买她喜欢的水灵灵的蔬菜,再去江边捎几条刚钓上来的鱼。

这一年,妈妈飞了九趟,腰不好的婆婆,也被迫坐了好几趟高铁往返。

今年过年,爸爸也来杭州了。他们怕打扰我们,偷偷掏钱在对面的酒店公寓订了房,住着并不舒服,但妈妈笑呵呵地说:“你们在哪,家就在哪里啊!”

大年夜前,妈妈问我要了一个小小的福字,还拿了几枝绿萝回酒店。之后我抱着梦梦去看他们,妈妈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,墙上贴着福字,绿萝插在瓶里,竟有几分家的样子。那一刻,不知为何,我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。